

《觉醒年代》等热播主旋律剧的启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与“人民美学”的回归

刘海波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电视剧佳作：《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等连续在央视推出，在收获高分好评的同时，也形成了打破常规观众圈层的广泛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之所以说这批作品让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它们在如下几点显示出与近几十年来电视剧常见样式的差异。

首先是题材上有突破。且不说摆脱了古装剧、偶像剧那些架空历史、架空现实的俗套，也不同于即便以近现代革命斗争为故事背景的“谍战”“抗日”等类型剧，就是在现实题材的大类里，也不同于前些年习惯把故事空间放在城市，以“市民”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为表现对象的都市生活剧、家庭伦理剧，近期热播的几部电视剧把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表现的重心也从日常生活和儿女情长转移到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的生产、生活和斗争。

也因此，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较长时间以来，以塑造都市靓丽新人物、平民小人物、世俗人物、中间人物形象为潮流，以反映人物的人情美、人性美、伦理情为主要目标，而上述几部作品却以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形象为目标，侧重表现他们的崇高美和英雄美。

最后，在美学风格上，这批作品重新焕发了昂扬向上的美学品格，即便表现像长津湖之战这样的残酷战争，也是侧重其悲壮性，展现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悲壮美，这不仅明显区别于新时期之初反思年代里的悲情叙事，甚至也区别于1990年代之后影视作品中的底层叙事和批判叙事，区别于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中日常叙事的世俗美学。

中国影视剧作品的美学变化呼应着时代大潮，与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可以明确区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在美学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明确可感。其

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的同时，积极追求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头部作品，承载思想教育和文化引导责任。最终，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成百花齐放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

中前一阶段，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反复摸索出来的“人民美学”范式。这个范式，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的，它在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更要求“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美学”范式下的创作，以塑造英雄形象、先进人物形象为目标，以此作为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模范。但是因为种

种原因，这一范式一度走向了极端，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恢复了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描述，但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文艺和知识界一度出现过“告别理想、躲避崇高”的极端之论，虽然经过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弹，但仍然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进入了“消费美学”时代，表现在电影领域是娱乐片和类型片的发

展，表现在电视剧领域则是各种回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剧集的发达。

我们不能否定人民群众精神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合理性，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之后此前一段时间僵化美学原则反拨的合理性。但是依据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辩证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人民美学”是共和国文艺创作摸索建构的一个“正题”，改革开放后对它的反思犹如“反题”，而今天到了经过“否定之否定”，形成“合题”的阶段。但是辩证法里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对最初“肯定”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回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美学并不要求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的同时，积极追求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头部作品，承载思想教育和文化引导责任。最终，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

成百花齐放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

值得强调的是，今年以来这几部优秀作品在情绪基调上再次体现出“昂扬向上”的品格：《跨过鸭绿江》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山海情》的扶贫干部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自然环境，但同样因为对口扶贫的兄弟省市最终是强大的国家后盾而有着必胜的信心，《觉醒年代》表现中共建党的初心时刻，充满革命激情和“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的必胜信念。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作品中的昂扬品格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中国人民充满自信的反映，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又恢复了这种昂扬向上的品格，则是因为新时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份自信既让我们可以“平视世界”，也可以正视历史和现实，真正的现实主义因此而复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一种关注

《经山历海》：基层干部的审美新质与精神成长

戴清

《经山历海》这部表现山东日照楷坡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优秀电视剧正在央视一套持续热播。该剧生动塑造了吴小蒿、贺丰收、周斌等心系百姓的乡镇干部形象。

《经山历海》在同类题材精品剧《山海情》后播出，必然面对观众的对比压力，好在该剧以《人民文学》推出的重头小说、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山海》为改编基础，经受住了重压之下的挑战。从播出热度来看，《经山历海》无疑是又一部特色鲜明、品质上乘的脱贫攻坚题材剧，与《山海情》《石头开花》《江山如此多娇》等作品一道共同构建起表现丰富的精神内蕴，有力拓展了该类创作的审美空间与荧屏想象，为今后同类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与创作启示。

深厚演绎时代命题

好作品遵循着相近的艺术规律，艺术表现则又是多姿多态的。《经山历海》与上文提及的多部优秀作品一样，对当下的重大时代命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着形象生动的艺术表现与高度的概括力。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作品展现的乡村地理空间与乡村经济形态十分典型、丰富：楷坡镇依山傍海，既有靠海吃海、先富起来的安澜村，又有平原为主、适宜种植茶叶的平湖村，还有大山深处、仍然贫困、留守老人居多的石屋村，同时这里也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基地。这一凝聚着创作者艺术慧心巧思的空间设置显然为情节事件的丰富构成、发展走向、人物行为及其精神成长都提供了扎实基础与多重可能性。

剧中，吴小蒿、贺丰收、周斌等楷坡镇领导的日常工作始终是繁忙劳累、并富于挑战的。一开篇即面对百姓群众反映易地搬迁意见，其他如针对三个村子不同经济形态的发展战略与具体推进在剧中穿插展开，如带领石屋村群众种植金银花搞创收，开发石屋村的红色旅游，为村里老人办爱心食堂，关闭安澜的小码头，保护海洋生态，实现碧海计划，以及为平湖村茶叶打开销路等。扎实细致的情节事件、清晰缜密的情节逻辑以及人物的情感心理逻辑都真切反映了创作者深扎乡村的审美发现与艺术转化功力，也再次证明优秀文学母本对于影视创作的重要性。剧中还自然穿插了一些突发事件，如码头冷库发生爆炸，山洪暴发后保护百姓、抢救物资，暴雨天灾造成海参养殖受创，以及大年夜村民烧纸着火、干部们舍生忘死地救火，老人们发生食物中毒，直至抗击新冠疫情。这些情节设置

无疑使全剧充满了戏剧张力与节奏紧迫感，在增强作品观赏性的同时，更通过人物一次次应对挑战，形象地展示了吴小蒿、贺丰收等乡镇干部经“山”、历“海”的艰难历程，有力地表现了这些基层英雄为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路披荆斩棘的无悔付出。

作品在表现乡镇干部经山历海的大作为时，并没有将他们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夫妻、父子、父女冲突在这部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真实反映了创作者对基层干部生活实际的真切体察，让作品更加接地气。剧中，乡镇干部对工作的时间精力付出是无限的、无条件的，作为妻子、母亲的吴小蒿时常分身乏术、无法陪伴家人、缺席孩子的成长，这个尖锐的难题可以说是贯穿作品始终，也造成小蒿与深爱她的丈夫由浩亮之间的无数次冲突。同时，这一困难也不只是小蒿个人的，镇长贺丰收与儿子贺铮的关系也同样因父亲忙于工作而时常紧张、冲突一触即发。剧中对父子冲突、相互误解、儿子对父亲的戒备、对父亲健康的忧心、父亲和解关爱等都表现得细腻传神、感人肺腑。

如果说《经山历海》让主人公们襟怀阔大，那么这些基层干部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则更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世界。剧中接近尾声那场感恩家属支持乡镇干部的联欢会让这种彼此理解的深情、共情达到高潮。这一艺术表现大大超越了此前一些脱贫攻坚题材剧中对“拖后腿的家属”的简单化处理，作品秉持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对家庭人伦和谐的倡导凝聚着创作者对生活的体察与深入思考。由此，大爱让大爱更为宽广、深厚，小爱使大爱更有力量和境界，平凡英雄忘死地救火，老人们发生食物中毒，直至抗击新冠疫情。这些情节设置



图片均为电视剧《经山历海》剧照，主演王丽坤、张国强

精准捕捉人物个性

脱贫攻坚题材剧已推出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以基层干部、第一书记占比最高。《经山历海》中吴小蒿、贺丰收、周斌等人物个性鲜明，进一步丰富了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画廊。

剧中，这三个人物都是优秀的基层干部，对楷坡镇和当地老百姓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事业也都真诚无悔付出。这是他们精神品格的相似之处，决定了《经山历海》在改编创作中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定位都较原著更为温和、柔性。剧中，作为一个基层战斗集体，这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堪称优秀党员，他们彼此之间也始终是相互鼓励、补台、并肩战斗的关系。电视剧二度创作的巧妙在于能够同中见异，精准捕捉这三个人物在工作方法、理念认知、脾气秉性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同时刻画出不同的乡村干部的气质、个性与丰满形象。

作为第一主人公的吴小蒿是令人耳目一新、充满审美新质的乡镇干部形象，她不甘于四平八稳的机关生活，

自愿竞聘到基层工作，这一身份转变、与众不同的选择中饱含着吴小蒿的人生理想与自我定位，也是这位年轻女干部的重要精神自觉，更凝聚着小蒿对当地百姓、对楷坡的深厚情感认同。尽管起初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做事不乏鲁莽之处，甚至会插话、说外行话，但最可贵的是她的率真坦诚、绝不圆滑世故，她对民主生活会的套话缺乏直言之不讳地抨击，为楷坡镇政府这个基层官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流，小蒿的清澈直接表现的其实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真诚初心。在人物不断历练成长的过程中，她也在以自身的单纯清澈、热情干劲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包括像李言密这样即将退休、多少带有混事心理的老同志也都产生了精神面貌的更新。这一形象和同类题材剧《金色索玛花》

中的万月、《最美的乡村》中的辛兰等扶贫女干部都有着相似之处，但又明显更为丰满，富于深情与个性光彩。

同时，剧中的小蒿又是幸运的乡镇女干部，单位有周斌书记的支持与引领，周书记倒下与离世则让小蒿更加成熟、坚定了服务基层的决心；在小家中，小蒿始终是丈夫倍加呵护的爱妻；在大家庭中，小蒿更让父母、姐姐引以为荣，公公的坚定支持更是一以贯之；剧中父女冲突、家庭矛盾都是次要的，也都未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贺丰收与小蒿之间的合作亦对手的关系更是全剧最有意思的戏剧性所在，两人不打不相识、各有所长，个性都很强；但同时，两人又是工作中互补的好搭档，贺丰收最终还以他的包容与智慧为小蒿解决了后顾之忧。

剧中，小蒿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画外音时常常伴随着人物在海边的

徘徊与思考，它见证着小蒿成长脚步，也凝聚着她对生活的感悟。这给作品带来了一种抒情、浪漫的哲思韵味，也为主人公们经“山”历“海”的勇毅击平添了一份诗意的葱茏。

与小说《经山海》相比，电视剧的改编较大，除了形式上的改变，如去掉“历史上的今天”、小蒿日记与女儿日记等充满诗意的表现形式，删除了一些充满象征意味的细节设置；更重要的改变是对原作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正面化、明亮化的调整，这一改编路径一方面考虑到了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区别——此前电视剧《装台》也采用了类似的人物处理，同时也反映出这类脱贫攻坚剧将主要矛盾设置在人与自然之间。尽管笔者个人期待在剧中看到更多对山东地域文化风采和当地百姓的精神主体性等方面的展现，但就整体艺术品格而言，《经山历海》交出了一份脱贫攻坚审美表达的优秀答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